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现实意义

——兼谈哲学的痛苦与消解

周礼春

(南阳理工学院工会 河南 南阳 473004)

【内容摘要】哲学的本质特性及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了哲学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停追问和深刻反思。冯友兰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只能在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哲学不能离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去玄谈,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地,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

【关键词】冯友兰 哲学 人生境界 新理学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5-0120-03

“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他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美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这句话明确宣示:灿烂星空和道德法则构成了哲学思想的源泉。也正是由于人们在探索星空和践行道德法则时,哲学的痛苦和快乐由此而生。而冯友兰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从而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地。

一、哲学的痛苦的产生

哲学的痛苦在于反思,缘于批判。这种痛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哲学自身,二是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哲学自身带来的痛苦

哲学问题不是世界本身产生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哲学是“爱智慧”,哲学的基本方法是反思。人类在求智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对未知领域不断地追问、思辨。这种追问和思辨本身就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同时,哲学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而且一些问题是永恒无解而万古常新的难题。就人类的产生而言,达尔文认为,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人类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的,是“穿着裤子的猴子”。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百余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着若干明显的弱点:它目前还只是人类一种阶段性的认识,远远没达到彻底揭开生命奥秘的程度。面对莽莽的宇宙,面对神秘的世界,面对多变的人生,人们一直在苦苦思索,难得其解。《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其寓意不在

于赞美或反思上帝是否万能,它的深刻象征意义在于,人不是因为追求智慧而会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会死的。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根本性悖论。正是从这一最深刻的悖论之中,生发了哲学问题。所以,哲学本身最大的痛苦是对死亡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因为哲学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人的最终归宿是死亡。“终极关怀”与“最终死亡”对人生而言是一对极为残酷的矛盾。哲学的痛苦就源于此。

关于世界从何而来、如何发展,更让人难以求解。当中世纪的人们自豪于自己是上帝创造而且处于宇宙中心的神圣位置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如同一道霞光,它的出现应当使数百年埋藏在盲目、无耻和嫉妒愚昧的黑山洞里的古代真正科学的太阳也放射光明”,也如同一把利剑,直插基督教教徒的胸膛;当人们在迎接20世纪第一缕曙光的到来,欢呼雀跃庆贺自然哲学大厦完美竣工时,“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漂浮着两朵小乌云”却又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痛苦的思考和探索。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和黑体辐射研究出现的“紫外灾难”给物理学界带来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但同时也使物理学家发现了“新大陆”第一朵乌云催生了相对论,摧毁了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时间变得不是绝对,不同运动速度的物体有它自己的时间;第二朵乌云催生了量子论,摧毁了人类连续的世界甚至还毁灭了决定论,整个世界都是一份一份的,物体的运动只能通过概率来描述,上帝开始掷骰子。这直接冲击了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传统思维方式,许多痛苦的心灵都不免表现出无限的焦虑。

(二)哲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

哲学上普遍认为: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是

* 作者简介:周礼春(1962-),男,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党建与行政管理。

万物的尺度,社会的产生仅仅是人活动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个人是主体,社会只是人的“附属”。也就是,“社会是人需要的产物”并为人服务的。这种以人为本和以人为出发点的理念是“人”最大的解放,它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宾诺莎的“一个人具有理性,他就有了自由”明确诠释了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既是思想者的人文品格,又是哲学文化深层的核心精神。

自由是哲学的灵魂。思想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不同于动物的标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思想自由,是指蕴藏于个人内心的意见、信念、见解、要求等,不受外界干涉,从而得以进行理性判断的自由。它包括信仰、观点、理论等的自由,它是一种内心活动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它的性质体现为是一项背景性权利和基本人权,它有着独立性、理性和可侵犯性等特点。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自由是绝对的。康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挽救人类自由”。遗憾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缺乏的恰恰是人类期盼拥有的足够的自由度,尤其是对自由的批判更是没有必要的宽容度和容忍力,也使得人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且,人类还在为此不断地付出。西方虽然也有希腊式“言论自由”,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苏格拉底却以谩神和诱导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进入中世纪后,在宗教神权的笼罩下,人们处于教皇和皇帝的双重统治下,其思想自由完全被剥夺。对违背《圣经》的言论,被教会斥责为异端邪说,众多学人受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不幸遭遇,至今让人扼腕叹息;中世纪以降数百年来各个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利用政治的、思想的或宗教的宣传,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剥夺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没有意志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独立见解,也就没有了人格尊严。

尽管目前人类进入民主社会,思想自由不应该受到严格控制,但现实告诉我们,控制思想绝非不可能,而且事实也大量存在。一是国家权力通过干涉或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而变相限制或剥夺人民的思想自由。因为,国家权力无法干涉人们的内心思考,但却可以干涉人们思想的表达,而没有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传播,人们就会失去信息源、失去观念的碰撞和不断完善而无从思想或正确地思想,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的枯萎甚至死亡,思想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二是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或逼迫人民错误地思想。哲学是理性的,而社会是非理性的,一个理性的哲学与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将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这才是哲学最大的痛苦,甚至是灾难。

二、哲学的痛苦的消解——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现实意义

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在于能使人获得任何具体的才能、知识、经验和智慧,而只在能使人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地反复的思想”。他说,就哲学不能给予人以积极的知识而言,哲学是无

用的,但就哲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言,哲学是有“大用”的,“哲学能使人成为圣人,这是哲学的无用之用。如果成为圣人,是圣人之所以为人,则哲学的无用之用,也可称为大用”。在他看来,人生问题是哲学家们的课题,哲学家不能离开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去玄谈,而应关注时代,关注人类的灵魂。为此,冯友兰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的思考而提出了人生境界论。

冯友兰把人的本质看做是人所特有的觉解,认为觉解是人兽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他说:“人是有觉解的东西,或有较高程度觉解的东西。”所谓“解”,就是了解,是借助于概念而展开的认识活动;所谓“觉”,就是自觉,是一种不必凭借概念的心理活动。人在从事具体活动时,总是既对从事的活动有所了解,又自觉自己正在从事这种活动。这种了解与自觉的统一,便是觉解。冯友兰认为,有觉解是人之理,求觉解是人之性,能觉解者是人之心。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追求人之理,成就理想的人格,而欲成就理想的人格,则必然尽心知性,充分发扬固有的“知觉灵明”。在他看来,这种觉解对于每种人生境界和人生意义都是必须的。

冯友兰认为,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内容和程度是不同的,因而觉解对象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意义就构成了各个人的境界。他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这里的“境界”,是指人们通过对宇宙人生的了解而形成的精神境界。根据人们对宇宙人生觉解程度,他将人生划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也由于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冯友兰具体分析评价了四种境界的特征和分别不同的认识价值和意义。

冯友兰指出,天地境界是最高层次的境界。在此种境界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即,只有天地境界的人才深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尽人之性,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所以,冯友兰又把天地境界的特征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从天人关系和人我关系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和阐述。

所谓“极高明”,系指新理学处理天人关系的准则,其核心就是知天、事天,使人的主观精神与新理学的“理”完全合而为一。所谓“道中庸”,则是新理学处理人我关系的准则,虽然处于平常之中,却能尽到天伦天职,不勉而中。这就是说,在人生境界方面,要贯彻出世主义原则,即“极高明”;在行事即人我交往方面,则要执行入世主义原则,即“道中庸”。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是一种出世和处世相统一的精神境界,又超越于出世和入世之上,所以,冯友兰又把天地境界称做超越的境界。因为,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既可以超越于自我的经验,又可以超越于理、大全等理智,而保持人的主体精神的自乐自足。处于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无论是在逆顺、贵贱、生死等情况下,都可以始终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崇高的气节。

在冯友兰看来,由于人生的意义取决于人的觉解程度,觉解愈深,意义愈大,达到了“天地境界”,人生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哲学的使命就是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天地境界。同时冯友兰认为各种境界,并不是于日常行事之外,

独立存在的,即使是处于天地境界的人,其所做的事,也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所以我们应该充满对生活的信心,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的美,要快乐的生活。冯友兰还指出,人所享受的一部分世界有大有小,境界高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大,境界低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小。享受是一种感觉,其能让人感到快乐。我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要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过的比现在更好,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充实,我们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冯友兰他把其思想体系的旨趣规定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极为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并把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冯友兰明确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人类精神,也就是指人的道德情操的自觉,即对理想人

格、理想境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足可以启迪人们:既然生而为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实出发去追求人类应有的理想态度,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这是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一贯导向,也是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所在。

哲学是痛苦的,又是快乐的!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使人生通达最高境界,正是在哲学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了人生以意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要享受哲学的快乐,必先经受哲学的痛苦。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诠释着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人生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金春峰.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 [4]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上接第116页)些证据表明,妇女认为婚姻是一场赌博,她们意识到伴随婚姻而来的是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受限制,失去独立地位,所以对婚姻持谨慎态度,甚至选择不结婚。女权运动以及“新女性”的出现都是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妇女放弃婚姻的征兆。

简言之,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相比较下层阶级而言,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甚至很多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日]望月嵩.牛黎涛译.家庭关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0.
- [2]Jane Lewis. Labour and Love: Women's Experience of Home and Family, 1850-1940 [M].Oxford, UK; New York, NY, USA: B. Blackwell, 1987, 1986:182.
- [3]Eleanor Gordon & Nair Gwyneth. Public Lives: Women, Family,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Britain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77, 79-80, 172.
- [4]Joan Perkin.Women and Marriag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M].London: Routledge,1989: 30.
- [5]Sally Mitchell. 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142.
- [6]Penny Kane. Victorian Families in Fact and Fiction

[M].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1995: 93, 95, 85.

[7]Steven Ruggles. Prolonged Connections: The Rise of the Extended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M].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87: 209 ,94.

[8]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172.

[9]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183.

[10] John Burnett. Destiny Obscure: Autobiographies of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Family from the 1820s to the 1920s [Z].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4:150.

[11]Leonore Davidoff &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324, 233, 327.

[12]Simon Gunn & Rachel Bell. Middle Classes: Their Rise and Sprawl[M]. London:Cassell 2002:47.

[13]Martha Vicinus. A Widening Sphere: 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 [M].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93: .